

邓小平与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 喻在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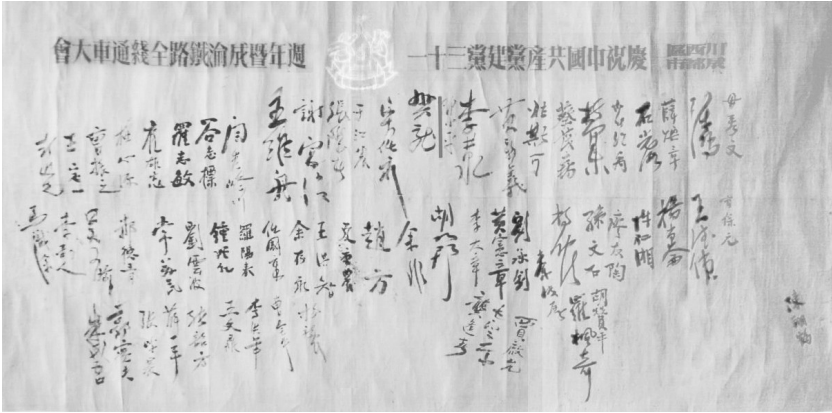
成渝铁路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主持修建的新中国第一条铁路，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1950年6月开工修筑，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通车当天，重庆市、成都市两地分别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暨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大会，邓小平、贺龙等出席庆祝大会并留下签名。在四川省档案馆存放着这张长约160cm、宽约70cm、密密麻麻排列着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名字的签名旗。透过这张珍贵的签名旗，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年通车典礼的空前盛况和人民群众的欢呼雀跃。

高瞻远瞩：铁路先行带动百业兴

成渝铁路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的川汉铁路（成渝铁路为其西段）。1903年，清政府批准四川总督锡良的奏请，允许川人自办铁路，川汉铁路由此开始筹办、募股和修筑。到1911年，清政府悍然宣布将川汉铁路权收回转卖英、法等国，此举激起四川保路风潮，间接引发武昌起义，成为推翻千年封建帝制的导火线。此后，国民政府又多次将成渝铁路修建提上议事日程，1936年在重庆成立了成渝铁路工程局，1937年和1946年曾两度开工，但直到1949年底，成渝铁路仍寸轨未铺。

作为四川人的邓小平深知交通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49年6月，当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率部进军大西南时，邓小平就开始积极筹划成渝铁路的修筑。6—7月，邓小平两次专程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家中拜访其堂兄、我国著名兵工专家陈修和，商谈成渝铁路修筑事宜，后又致信陈修和请其帮忙物色兵工技术人员。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1949年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作出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重要决策，并强调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落后，各地纷纷申请修筑铁路。1950年初邓小平亲自赴京向毛泽东当面阐述理由：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



1952年7月1日，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暨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大会上签名的签名旗（四川省档案馆 藏）

畅，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这三条理由让毛泽东同意先修成渝铁路。由此，成渝铁路工程被重新提上日程。

攻坚克难：提前实现川人“铁路梦”

1950年3月，西南军政委员会组建重庆铁路工程局，后改为西南铁路工程局（中铁二局前身）。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重庆市复兴关大操场举行，邓小平发表了具有号召力的致辞。他指出：“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做起。”要求筑路军民克服一切困难，遵守劳动纪律，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按计划完成筑路任务。

成渝铁路修建时，没有大型机械化设备、施工条件极端艰苦、料路运力极为匮乏，在邓小平“军队带头筑路”的指示下，西南军区动员直属部队约3万人组成5个总队承担筑路任务。同时，还动员2万多名失业工人

参加建设，归军工带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各军工筑路总队离路归队。1950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动员10万民工继续修建成渝铁路。12月，经邓小平签署命令，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下属民工筑路指挥部成立，领导和指挥全线民工的筑路工作。

当时中央和地方财政都相当困难，按照中央“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的方针，成渝铁路工程材料60%是就地解决的。主要工程材料价值人民币9000万元，由中央有关部门调拨3656万元，其余就地购置。全线所需枕木，由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召开全川“枕木会议”，动员组织各地采伐运交枕木129万根。有的农民还将自己准备做寿材的木料改成枕木献给铁路。

整个筑路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发挥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他指出：“对专家大胆使用，让专家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从优照顾。”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同时，为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文物，邓小平请来著名学者张圣奘，担任考古团长。1951年3月，张圣奘团队在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工地，发掘出一具距今约3.5万年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三个古人类头骨化石，也是新中国发现的首枚古人类头骨化石，在中国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了轰动。

面向外资企业，深入实施外资研发中心提升计划，支持设立全球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二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化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发展一批高水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培育一批专注超前期化、深度孵化的高质量孵化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三是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聚焦张江科学城、“大零号湾”等重点区域，围绕创新活动全过程、企业发展全周期、产业发展全链条，加快构建更具效率的体制机制，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不断提高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集聚度，加快培育一批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

在优化关键创新要素配置上展现更大作为。我们要持续优化资金、数据、知识产权等要素配置，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共生互助、聚合裂变。一是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着力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初创期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建好用好总规模1000亿元的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及未来产业基金，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引导更多长期资本投入、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二是激发数据要素驱动力。加快建设国家级数据交易所等基础设施，加强数据确权、登记、评估、交易、交付等环节的标准制定和制度创新，探索高效、便利、安全的跨境数据流动机制，以数据驱动科技创新、加速产业升级、赋能千行百业。三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构建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建设国际知识产权中心城市。

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我们要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加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成渝铁路工程进展顺利。1950年12月底，铺轨至江津。1951年6月底，铺轨至永川。1951年12月6日，铺轨至内江。1952年1月26日，铺轨至资中。1952年4月17日，邓小平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成渝铁路7月1日可全线通车。1952年6月13日，成渝铁路铺轨至成都，比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

献礼七一：双城同庆蜀道变通途

1952年6月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三次行政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及天成铁路（天水至成都，现宝成铁路）开工情况的报告，决定成立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筹备委员会，熊克武为主任委员。会上，邓小平指出，“成渝铁路通车是一件大事，不但是西南，在全国来说也是一件大事”。

7月1日上午，重庆市、成都市同时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暨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大会，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和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分别在重庆、成都主持通车剪彩仪式并讲话。邓小平出席了通车典礼并签名留念。

7月1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领导人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题词。

成渝铁路的建成，实现了巴蜀儿女近半个世纪的铁路梦，有力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展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西南地区10余万军民攻坚克难，仅用两年时间便完成全长505公里的铁路建设，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任何封建王朝和资产阶级都不能完成的伟大任务，展现了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显著表现，是一份永载史册的宝贵精神财富。



快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一是放眼全球集聚高水平人才。探索实行更具国际吸引力、更加灵活的人才政策和引才机制，进一步为人才放权、松绑、减负，对重点人才给予“人才+项目+产业”协同支持。特别是给年轻人更多挑大梁、唱主角的机会，在重大科技任务中培育尖端人才，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二是以科教协同打造高质量教育。优化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产教融合育人机制，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三是加快建立符合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人才评价和激励体系。深入推进国家科技人才评价综合改革试点，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推动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相挂钩。优化收入分配、成果赋权、科技奖励等重要制度，让优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

在推进开放创新上展现更大作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持续拓展国内国际创新网络，加快打造高水平开放创新生态。一方面，持续深化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更好发挥好龙头带动作用，围绕重点学科、重点领域，依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等重要支点，推进基础研究协同组织、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平台资源共建共享和产业链供应链共保等深层次合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在更大范围内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持续扩大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实施全球科技伙伴计划，积极参与和培育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重大工程。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劳动保障、金融领域等方面实现规则、规划、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同时，更好发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浦江创新论坛、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国际化平台的纽带作用，汇聚全球智慧，凝结更多重大科技合作成果。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一位以笔为犁、深耕时代精神的作家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他便是路遥——用生命书写普通人不屈奋斗史诗的文学巨匠。他如黄土地上的白杨，以坚韧的根系深扎现实土壤，又以繁茂的枝叶触摸理想星空，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歌颂了奋进拼搏、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向上向善、自强不息，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黄土地的儿子：苦难经历铸就文学初心。1949年12月3日，路遥出生在陕北清涧县王家堡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浸透了苦难的滋味。七岁那年，因为家贫如洗，父亲将他过继给延川县伯父。在那个寒冷的早晨，父亲用仅有的一毛钱给他买了一碗油茶，谎称去赶集，却把他独自留在伯父家的院子里。在陕北的黄土地上，路遥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衣衫褴褛的他，曾因买不起铅笔而发愁，为躲避同学嘲笑而面壁吃饭。贫苦生活锤炼了路遥的精神品格，他曾写道：“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瘠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青年时期的路遥，经历了时代的剧变。1966年高考取消，他被迫回乡务农，但胸中燃烧文学梦想并未因此熄灭。1970年，他在延川县的刊物《山花》上发表《车过南京桥》等诗歌。1973年，他抓住机遇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自此与文学结缘。大学期间，他身着灰的卡制服，靠妻子林达的接济度日，以“老三样”（玉米发糕、咸菜、开水）果腹，在清贫中开启创作生涯，甘愿成为文学的殉道者。

扎根人民：现实主义创作的坚守。20世纪80年代初，当文坛盛行伤痕文学时，他选择将目光投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这些作品以陕北农村生活为背景，真实地描绘了农民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他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将厚重的社会背景与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刻地结合在一起，展现生命的韧性和人性的光辉。

1980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作品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通过对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在复杂历史环境中的挣扎与抉择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光辉与丑恶，展现了那个特殊时代人们的苦难与抗争。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路遥也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此后，路遥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发表了《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其中，《人生》这部小说以改革开放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代背景，讲述了高加林在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又离开农村，再回到农村的人生变化过程。高加林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挫折，反映了当时广大青年在理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与困惑，引发了无数读者的共鸣。《人生》不仅在国内畅销一时，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的苦行僧：燃烧生命的精神火炬。《人生》的成功并没有让路遥满足，他深知自己还有更高的目标要追求。为了创作一部能够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巨大变迁的鸿篇巨制，路遥开始了艰苦的准备工作。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报纸杂志，深入了解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的社会变革。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他为创作《平凡的世界》准备的资料：1975—1985年十年间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合订本，全部被他翻得卷了边，重要处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作了批注。同时，他还多次深入农村、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与各行各业的人们进行交流，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铜川煤矿体验生活期间，他坚持与矿工一起下井。上升后，他会掏出小本子记录矿工们的闲谈，那些沾满煤灰的笔记后来都化作小说中鲜活的细节。

走进路遥在延安的创作室，至今仍能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创作强度：一张木桌上摆着已见底色的台灯，烟灰缸里积着厚厚的烟蒂，墙角堆着成箱的速溶咖啡袋。据他的女儿路远回忆，父亲写作时就像着了魔，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

路遥：用生命书写改革奋斗史诗



时，手指被钢笔磨出血泡也不停笔。《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时，路遥突然口吐鲜血，被诊断为肝硬化早期，要求立即住院。在创作第三部时，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经常一边打点滴一边写作。1991年冬，当他在稿纸上写下“全书完”三个字时，忍不住嚎啕大哭，将陪伴6年的钢笔掷出窗外——这支笔已经在他手指磨出了永远无法消退的老茧。

精神遗产的当代回响：灯塔永照改革征程。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肝硬化晚期逝世，年仅42岁。路遥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黄土地的沟壑间，活在亿万读者的心灵深处。路遥以黄土地为纸、时代为墨，在《平凡的世界》中绘制了一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转型的精神图谱。作品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双轨人生”为轴心，既绘就农村青年突破土地桎梏的创业史诗，又刻录知识青年打破阶层壁垒的精神长征。孙少平从吃黑馍的贫寒学子成长为煤矿工人的蜕变，展现了底层青年在物质匮乏中对尊严与精神世界的执着追寻；孙少安从分田到户的探索到创办砖窑厂的实践，则折射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个体能动性的觉醒。路遥更以田润叶挣脱包办婚姻、田晓霞追求新闻理想的叙事支线，将女性觉醒编织进改革经纬。在那个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特殊时代里，这些平凡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在那片陕北黄土地上摸爬滚打、饱受磨难。这揭示了改革不仅是生产实践的深刻调整，更是社会文明基因的深层进化。这种小人物与大时代共生共振的书写，让改革叙事从政策文本走向大众心灵，成为一代人理解变革、拥抱变革的精神启蒙书。

《平凡的世界》以文学方志的格局，为改革开放镌刻下立体鲜活的时代注脚。路遥以双水村宗族伦理、原西县政治生态、黄原地区改革实践为三棱镜，折射出乡土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复杂光谱。田福军从戴着镣铐改革的基层干部到省级改革领导者的进阶之路，既呈现新旧观念博弈的焦灼，又彰显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书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农民工进城潮初涌等历史片段，正是对政策落地的文学见证。评论家肖云儒感叹：“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展现出年轻人的拼搏奋进和勇于担当，这是渴望登上时代舞台的奋斗者共同的心声。因此它能跨越时空，给予人们精神力量。”